

Les Bienveillantes

从理想主义者变为魔鬼

人的内心会经历怎样的

转变与折磨！

善心

Les
Bienveillantes

女神

〔美〕
乔纳森·利特尔
著
Jonathan Littell

蔡孟贞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善心

*Les
Bienveillantes*

女神

美

乔纳森·利特尔
著
Jonathan Littell

蔡孟贞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善心女神 / (美) 乔纳森·利特尔著; 蔡孟贞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411-4808-8

I. ①善… II. ①乔… ②蔡…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28390号

Les Bienveillantes by Jonathan Littell
Copyright © 2006 by Jonathan Littell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cover photo © by www.sophia.com.gr

本著作之中文简体字翻译权由皇冠文化集团独家授权使用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21-2017-566

SHAN XIN NÜ SHEN

善心女神

[美] 乔纳森·利特尔 著 蔡孟贞 译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邓 敏 周 轶
特约监制 赵 菁 孟 玮
特约编辑 胡瑞婷
装帧设计 唐 旭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 × 235mm 1/16
印 张 60.75 字 数 960千
版 次 2017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808-8
定 价 1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010-82069336

《善心女神》复仇记

阮若缺¹

自传体小说长久以来都颇受欢迎，因为源自真人真事，文中往往自然流露出诚恳与真切。自传体作品经常是作者心灵疗伤止痛的最佳工具，许多女性作家亦借由写作达到自我觉醒、自我实现之目的。这部 80 万字的巨作，是美籍犹太裔作家乔纳森·利特尔花了五年时间完成的呕心沥血之作。这并非是他的亲身经历，但他却能做到“角色易位”，站在二战时期德国人的立场，以第一人称撰写回忆录的方式，完成这本大部头的小说，实属不易。

在作品里，主角马克斯两回提到他写作的原因。首先，他自问自答，表示“为了打发时间，为了各位，特别为了自己……写作对我会有帮助”。写到小说后半部时，他又说：“我承认，我翻出伤痛的往事，绝对不是只为了想讨好各位，最终还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就像人有时吃得太撑了，总要排泄才会好过一些，而排出来的东西是香是臭，就由不得我们了。”

他的口气充满愤世嫉俗，似乎就是想一吐为快。其实，作者真正的写作动机来自看到的一张苏联游击队员遭纳粹处决的照片，不过直到他 2001 年因公任车臣受伤后，更有所感，才动了撰写《善心女神》的念头。

¹ 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外国文学教授。

利特尔也自承《善心女神》受到希腊悲剧《奥瑞斯提亚》(*The Oresteia*)的影响,其中写到奥瑞斯特为父报仇,手刃母亲与情人,于是复仇女神开始追逐他,逼得他毫无立锥之地,近乎疯狂。而“善心女神”(Les Bienveillantes)是种反讽,指的正是“复仇女神”(Eumenides)。此外,本书内容包罗万象,除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音乐和符号学,还穿插了侦探悬疑的情节,常以永无止境不连贯的问与答和零星的画面混乱交叠,时而倒叙,时而插叙,完全符合梦境、幻想混杂真实的荒谬逻辑,作品具有极为强烈的影像感。

本书主角马克斯是位法学博士、精英分子,爱好法国文学,尤以冒险故事,还有司汤达与福楼拜的作品为甚,且喜爱古典音乐,而法国17世纪的音乐是他的最爱。一开始,我们很难想象他后来会因战争变成了杀人恶魔,不过,在当时德国的社会氛围,确实弥漫着达尔文进化论“物竞天择”的基本论调,它对人类文明发展影响甚巨,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

首先,作者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替这种论调下了不同的定义:“战争初期,马克斯认为‘我们也许会错杀无辜,这就是战争’。”“战争是为了要达到世界观的理想必然衍生的结果。”“战争是一个腐败堕落的童话国度,魔鬼孩童的欢乐天地。”“战争是一场赌注,一场投入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豪赌。”

到了中期,他已显露出雄性好战的特质:“前列腺和战争是上帝赐予男人的两种天赋,以补偿他们无法成为女人。”

到了大战后期,他的说法又改变了:“……眼前唯一的希望,就是打赢这场战争。的确,只要战争胜利,什么事都没有了。”“我们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净化德国。”在马克斯眼里,这是背水一战,死无退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千古不变的法则,何罪之有?

本书中,作者对这个问题发挥了他的辩证能力:战后遭受审讯,曾参与这场人类浩劫者,异口同声地问:我,有罪?——护士没杀人,她只是脱了病人的衣服,安抚病人的情绪,这都是她平常做的工作;医生也没杀人,他只是根据政府机构制定的标准,诊断病人的病情;打开毒气开关的工作人员,他只是遵照上级和医生的指示,执行一项纯粹技术性的工作罢了;清理善后的那些人,只是为了维护环境卫生;警察只是依法执行公务,开立证明,并注明死亡原因,并未违反法律。许多人身不由己,或认为那只是小事。再者,为什

么这些人反而受绞刑、被吊死，而下达命令的杀人魔却可逍遥法外，甚至大发横财？

要脱罪有一种讲法，若想杀人又是另一套说辞，而且那些道理逻辑似是而非，经过不断的洗脑，多次的复诵，若干偏见似乎成了真理，譬如“大元帅认为同性恋是天生的骗子，对自己的谎言深信不疑，因而衍生出不负责任的心态，使得他们不知忠贞为何物……潜伏在同性恋者的潜在危机不仅是医学病症和治疗问题，而成了政治议题……”这种威权武断的说法，一般人也无从反驳，或者也不敢反驳。

女人也属弱势群体，因此“将女人们纳入枪决行动，跟丈夫、儿子死在一块儿，以目前非常时期看来，是最人道的解决方法”。一句非常时期云云，似乎所有的罪过都可一笔勾销。再者，为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在德军高层“理性的分析思考后”，默许了许多暴行：“要处决的犹太人都是社会边缘人，没有价值，且为德国当局所不容。此外，疗养院的病患、吉卜赛人及社会的米虫都一概纳入……”

马克斯还引述一名苏联政委的话，以支撑他当时的论点：“……对您来说，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精神病患都是这类人；而对我们而言，地主、中产阶级、党内修正路线人士均属此类……我们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几近雷同……”

那么，为什么挑犹太人下手呢？书中亦先提出了几个粗浅的假设：是恨他们，杀出了乐趣，还是为了升官？反犹太主义往往是投机分子想接近层峰的一种途径，那么就要拿出某些论述，先说大家为什么讨厌犹太人：“因为他们吝啬小气，行事谨慎，不仅对金钱，对自身身家安全如此，他们的传统、他们得来的历史教训和书上教的，在在让他们不知施舍与花钱为何物……还是要通过浪费他们生命的手段，要他们懂得如何花钱，让他们懂得什么叫作战争。”因此明显看出当时德国人夷夏之防的观念根深蒂固，“他者”就是敌人。

马克斯更是引经据典：“从历史上来看，犹太一族想尽办法让自己与众不同，最早出现的反犹太文字见于亚历山大港的希腊文献，直指犹太人为社会边缘人，藐视敦亲睦邻的善良风俗……再加上宗教信仰不同，日积月累，一碰上危机，大家便自然而然地把一切罪过归咎到犹太人身上……”俨然犹太人是全

人类的公敌！

当然，许多人亦十分盲从，奉希特勒思想为主臬，而大统领希特勒的人种学演讲集，关于犹太人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圣经”：“犹太人在生活的各方面都缺乏才能和创造力，只有一个例外：说谎和诈骗，他们是骗子，不讲信用而且狡猾多端。他们之所以能拥有现在的一切，全都是靠讹诈周遭天真无邪的老百姓换来的。我们没有犹太人仍然可以活得好好的，他们要是少了我们，根本活不成。”

当时犹太人灭绝计划已是心照不宣的默契，希特勒为了巩固政权，变本加厉，挑明了公开演说，当场还登记军官的出缺席情形，并录音存证：“这番话背后的含意，是要所有人日后没有借口辩称自己不知情，万一战争失败，无法推托逃避更严重的罪行，要他们别想能够置身事外，全身而退，这么做是为了将他们全拉下水……”这种白色恐怖令当时的军官惶恐不安，各怀鬼胎，钩心斗角的情况愈演愈烈，甚至会公报私仇。

此外，作者对二战时德军的心理状态做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战争一开始，有些人语带感伤，有人则谈笑自若，但有的则闷不吭声，这种人往往具有自杀倾向。战况激烈时，有人极力掩饰，却难掩杀人时流露出的快感；有的人内心厌恶杀戮，但军令如山，只好强压内心的感受，扣下扳机，不过，也有人认定犹太人如畜生，罪有应得。

人们面对这荒谬的人生所秉持的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人拒绝相信生命是个大笑话，勤奋工作，劳碌而死；有些人认清生命是个笑话，勇敢笑看人生；也有人明知生命是笑话，及时行乐，却深陷痛苦，无以自拔。于是当时流行一句话：“战争要打，杜松子酒照喝。”这是种逃避现实的方法。

以马克斯为例，他的战争后遗症简直令人发指，他经常有腹泻、发烧、恶心、呕吐等生理反应；再者，马克斯的厌女情结也来自母亲对父亲的“背叛”——改嫁，对姐姐的爱欲未获满足，进而生恨，也不信任任何女人，他的幻觉不断，噩梦连连。他想到姐姐，感觉就像柴火烧尽的炉子，空余冰冷灰烬；想到母亲，则如长久荒废的安静墓碑。可见马克斯思想晦暗，心灵受创不浅。

本书最不忍卒读的，是那一幕幕惨死的镜头：少女中弹，痛苦喘气，马克

斯冷不防地在她头上开一枪，帮她解脱；马克斯瞧见虫不断涌出，按捺不住，朝那堆虫猛踩，结果脚下一颗头颅断裂；继父莫罗遭斧头剖开胸膛，脖子几乎被砍断，母亲被人勒死，眼球突出，脖子一道勒痕；他的同性恋友人米凯对他嬉皮笑脸，他一气之下用额头撞得对方鼻梁碎裂，并且拿起拖把放在米凯脖子上猛踩，直到他的脸由红变青紫，下巴颤动，双眼突出，指甲乱抓，双脚拼命拍打地砖，口中冒出肿胀的舌头；好友托马斯在千钧一发之际杀了克莱蒙斯，救了他一命，他却拾起铁条，对准其脖子敲下去，结果托马斯脊椎骨断裂当场死亡，他这样做，为的是拿托马斯的假身份证明，好“重新做人”……

这些都是马克斯的亲身经历，而且人多半都是他下手屠杀的，我们不禁要反问，亲情、友情在战时是否还经得起考验？一个本来热爱文学、音乐，有理想的年轻人，怎么会变成疯狂的杀人魔王？死亡的节奏随着故事接近尾声，也越发急促。而马克斯除了烟酒以外，则一直靠着他的“粪便理论”（scatology）和暴力倾向来宣泄个人的苦闷。

利特尔以类似萨德¹、塞利纳²、让·热内³直白的写作笔法，赤裸裸地描述这些惨绝人寰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其生冷犀利的独白，更让我们体会到战争的可怕，人性丑陋的场景历历在目，人间炼狱，比惊悚片更叫人咋舌。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本书以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多少有几分真实性。这部小说犹如一部战争启示录，而以动物园被轰炸后，动物哀鸿遍野的景象为全书句点，不正是彼时人间炼狱的写照？

1. 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 1740—1814）：法国著名情色作家。

2.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eline, 1894—1961）：法国医生、小说家，著有《茫茫黑夜漫游》《死缓》等作品。

3. 让·热内（Jean Genet, 1910—1986）：法国作家，幼时被父母遗弃，后沦落为小偷，青少年时期几乎都在流浪、行窃、监狱中度过。著有《小偷日记》《鲜花圣母》等作品。

— 献给亡者 —

目
录

CONTENTS

托卡塔曲	001
阿勒曼德舞曲第一和第二乐章	027
库特兰舞曲	329
萨拉班德舞曲	415
小步舞曲（回旋曲式）	523
小曲	839
吉格舞曲	887
附录	949

托卡塔曲¹

TOCCATA

¹. 原泛指键盘演奏的乐曲，现指一种快速而节奏清晰的乐曲。

四海兄弟们，让我告诉您，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您可能会反驳，说我们又不是您的兄弟，压根儿没有兴趣听。老实说，这段历史挺悲惨的，但教育意义深远，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寓言故事，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故事有点长，毕竟，发生的事情真的很多，如果您不赶时间、正好有空，听听也无妨，更何况，这些事情跟您也有关：您慢慢看下去，就会明白这些事的的确与您有关。别以为我意图改变您的想法，毕竟，您有什么看法是您自个儿的事。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下定决心把这些写出来，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厘清一切，这是为了我自己，绝不是为了各位。

世界初始之际，我们人类像毛毛虫似的在这片土地上爬行，等待蜕变，成为晶透斑斓的蝴蝶。时间一年一年过去，蜕变迟迟不来，我们还是在地上蠕蠕爬行的毛毛虫，认知到这一点令人心伤，但又能怎么样呢？自杀当然算是个办法，不过老实说，对于自杀这档事，我缺乏兴趣。

不消说，我的确认真思索过自杀的可能，如果我真的选择自杀，我采取的方式将会是：在心口上放一颗手榴弹，在欢乐的爆炸声中离开人世。拿一颗小巧的圆形手榴弹，小心翼翼地先拔去插销，再拉开保险，金属弹簧“咔”的一声脆响，搭配耳边咚咚的心跳，我面带微笑听着这最后的乐音。接着，心灵获得最终的静谧幸福，就算没有，最起码也入土为安了。

剩下的残破办公室就留给清洁妇去伤脑筋吧，反正这是她们的工作，算她们倒霉。不过，我先前说过，我对自杀这档事没有兴趣。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上来，或许是因为挣脱不了某些我笃信不疑的人生哲理。我总认为人生活在世上不是来享乐的。那么，人来世上一遭为的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赖活着，打发时间，免得遭到时间反噬。若真如此，在这茫然不知所以的时刻，写作也算是个打发时间的好方法。

别以为我闲着没事，我可是个大忙人；我跟一般人一样，有家庭，有工作，有应负的责任，这些都很花时间，也没多少空闲可让我回顾往事。更何况，我经历的往事数量惊人。我像一座往事制造工厂。我一辈子都在制造往事，就算现在，虽然老板付我薪水制造的是蕾丝花边，但往事的生产仍未中辍。

的确，我大可搁笔不写，反正也没人逼我。战后我尽量保持低调，上帝保佑，我没有沦落到某些老同僚的潦倒局面，硬要出回忆录为自己辩护，因为我没有什么需要辩护的，更不需要出书糊口，以我现在的工作，生活还过得去。

有一次我到德国出差，和一位大型内衣工厂的厂长会晤，我想卖蕾丝给他们。我是通过一些老朋友的介绍联络上他的，彼此心里都有个底，因此不需猜忌。双方谈得相当融洽，商谈结束后，他站起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到我面前，是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¹死后发表的回忆录，书名叫《面对刑台》。

“他的遗孀写了一封信给我。”他对我解释，“她自掏腰包出版了丈夫受审

1. 汉斯·弗朗克 (Hans Frank, 1900—1946):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纳粹党专用辩护律师，后来成为纳粹德国领导人之一。在纽伦堡审判时因反人类罪被判吊刑。

后写下的手稿，卖书赚点钱供孩子花费。您能想象吗？堂堂总督的遗孀竟然落魄到这个地步？我订购了20本当礼物送人，还建议各部门主管买一本，好让她赚点钱供孩子用。您能想象她竟然落魄到这个地步吗？她写了一封令人鼻酸的感谢函来。您认识他吗？”

我肯定地回答不认识，不过，我很有兴趣读读这本书。事实上，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也许我后面会谈到这一段，如果我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写书的话。不过在这里，说这些毫无意义。再说，那本书真的写得很烂，前后交代不清，净吐苦水，而且充斥着诡异的类似信徒忏悔的假道学。

我的叙述可能也有点交代不清，说不定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我会尽全力把事情讲清楚。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全文绝对找不到任何悔不当初的字眼。我无怨无悔，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仅此而已；至于我的家庭，我也许会带上一笔，不过这部分纯属个人私事，与他人无关；至于其他，我想写到最后，自己八成会无法控制逾越分际，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我了，我的心智会混沌，环绕着我的世界会岌岌可危，那时头脑不清的绝对不止我一个，请认清这一点。

再说，我写作并不是为了供养妻小，我赚的钱足够养家活口。不，如果我真的决定写作，无疑是为了打发时间，可能的话，为您，也为我自己，顺便厘清一两个暧昧不明的地方。此外，我觉得写作对我会有帮助。

老实说，我的心情有些沉闷。便秘无疑是主因，令人遗憾又痛苦。这毛病对我而言还是新体验，以前我根本不是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要跑三四趟厕所，而现在每星期能有一次就谢天谢地了。我只好借助灌肠，令人痛苦，却非常有效。

抱歉竟然说到这些肮脏的琐事，让我吐吐苦水总也可以吧。再说，要是您连这些都无法忍受，劝您还是就此打住，别往下看了。我不是汉斯·弗兰克，不喜欢装模作样，我想尽可能把事情说明白讲清楚。虽然有些怪癖，我仍旧属于实事求是的一群，坚信唯有空气、食物、水、排泄以及追求真理，是人这一生中不可或缺的要害。其他的，则可有可无。

不久前，我的妻子带了一只黑猫回家，想我可能会高兴。当然，没有事先问过我的意见，大概猜到我会断然拒绝，先斩后奏比较保险。因为一旦木已成舟，我也就无计可施，她会说送走孙子们会哭闹什么的。

可是，这只黑猫真的很讨人厌。伸手想摸它表示善意时，它马上溜到窗台上，黄色的眼睛盯着我看；如果想抱它，它会毫不客气地伸爪子抓我。不过一到夜里，却蜷成一团，躺在我的胸膛上睡觉。它压着我的肺，我恍惚梦见我被压在一堆乱石下，快要窒息了。把往事留诸文字，也给我这种感觉。

开始决定要用白纸黑字来保存记忆的时候，我请了几天休假。大概没想清楚。然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买了大量相关议题的书籍阅读，好唤醒记忆，也拟出了情节大纲，还编列了详尽的大事记，做好这些事前的准备工作。休假在家，空闲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我开始构思细节。此时，时序已入秋天，一阵脏污的灰黑雨水扯光了树叶，我慢慢陷入焦虑的泥淖，发觉思考不见得是件好事。

我早该料到。同事一致认为我冷静稳重、做事三思而后行。

冷静，这话是没错，不过我的脑袋经常镇日宛如焚化炉般闷烧。发表意见、与人讨论、做出决策时，我跟其他人没两样；但倚着吧台、望着眼前的白兰地时，脑中便开始想象一个男人手拿猎枪闯进来，盲目开火扫射；或在看电影和欣赏戏剧时，总幻想着一颗拉掉保险的手榴弹滚落在排排座椅底下；更有甚者，某个节日，在一个大广场上，我看见汽车炸弹当街爆炸，欢欣鼓舞的午后顿时转为人间炼狱，鲜血汨汨流入石板地面的缝隙，尸块沾黏在墙面上，或者飞弹出去，凌空越过教堂内的十字走廊，落进主日供应的汤里，我听见人们哭喊，断腿断手的伤者呻吟，像是好奇的男孩拔掉脚的昆虫，大难不死的目击者满脸惊愕、静默无声，一如三角门楣上装饰的诡异镶金雕刻，这是一段漫长恐惧岁月的开端。

冷静？没错，我很镇定，不管情势如何演变，我的表情永远让人猜不透我心里的想法，我极力保持平静，不动声色，就像死气沉沉的市街里无声的墙，又像拄着拐杖、别着勋章，坐在公园长凳上的瘦小老翁，更像那些落入大海，再也寻不回来的青春面孔。打破这片恐怖的寂静，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吵得人尽皆知，我自有分寸。然而，这些事压在心头，我快喘不

过气来了。

最可怕的并不是我刚刚描述的景象：这类幻象纠缠我多年，打从我小时候就开始了，早在还没踏进这片杀戮战场的火线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就这个层面来看，战争只是对我童年印象的一种印证，这种小场面我见怪不怪，视为狂妄世界的最佳脚注。不，我觉得最难受、最沉重的莫过于全副心力地投入思考。想想看，您脑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呢？

老实说，想的东西少得可怜。

把一天当中您脑子里想的东西，合理地加以分类，其实很简单：首先是实用和机械的事，好比对行为和时间的规划（例如刷牙前先烧水煮咖啡，刷完牙再烤面包，因为烤面包需要的时间比较短），还有工作方面的困扰、手头拮据、家庭失和、性爱的幻想。我不再赘言其他琐碎事项。晚餐时，您望着妻子逐渐枯萎的容颜，和情妇简直不能相比，但从其他角度来看，她都是称职的妻子，怎么办？这就是人生。

于是，您只好拿最近的内阁危机当话题，其实您根本不在乎内阁发生了什么危机，可不谈这个，又有什么好谈的呢？删除这类的思绪后，您一定会赞同我的话，剩下的确实少得可怜。当然也有出乎意料的时候。

例行的洗衣家务中间，意外的一曲战前探戈舞，就叫《薇奥莱塔》吧，此时黑暗恶水汨汨作响，小酒馆灯笼高挂，笑脸迎人的女人，肌肤散发着淡淡的汗酸味；公园入口，一个小孩稚嫩的笑脸让您不禁想起儿子，那时刚蹒跚学步；街道上，一线阳光穿透云层，照亮了梧桐树宽大的叶片和泛白的树干：突然，您想起童年往事，在学校玩打仗游戏，快乐又惊恐。脑海中忽然出现了对人生的思考。但是，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然而，如果我们暂停手边的工作，停止例行的活动和每日不停循环的作息，开始认真思考某件事时，情况会截然不同，尘封的往事一一浮现，如同沉重晦暗的波涛滚滚而来。夜里，片片段段的梦境，展开，扩散，醒来时，一层薄薄的辛辣潮湿滋味滞留在脑海里，总要花上好些时候才会消散。

不要误会，这不是罪恶感，也不是悔恨。当然，罪恶悔恨大概也夹杂其中，我不想否认，但我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就算一个人从来没上过战场、从